書經集註

四

口 12
3516
4

門 10
號 3516
卷 4

昭和27年5月6日
今田外千代

復芳目反
剽匹妙反
傳去声

書經卷四

周書

泰誓上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泰。太。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

數上声

見音現
下同
芮如稅
反觀去
声下觀
政如字
夫音扶

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於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于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治平声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改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之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之心而已。天之爲民父母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湎。彌兗反。炙之石反。剔他歷反。孕以証反。

長上声
爲去声

炮音泡　烙音洛　謐音密　粢音咨　盛音成

陂。班縻反。刳。空胡反○沉湎。溺于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悛。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觀兵去声　背音佩下同　相去声　左右俱去声　度達各反傳同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長上声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造七到反

幾平声

應去声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鎬下老反　犂良脂反　比必至反　脅虛業反　比去声

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呼去声　喪去声

爲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寃。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致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重去声　應去声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其知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召寔照反　奭音適　散上声

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斷你玩反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

勗許五反　懍力錦反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將去声

永世。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畏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於天。下結怨於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屏甲立反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斮。側畧反。痡。音鋪。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

耐乃代反

强上声

傳膏並去声 紂膏銅柱下加炭中炬令平声有罪者行輒墮炭中炬旭當扈言紂於妍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反去音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狹斷丁管丁貫二反行去声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喪丁是喪去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樹德則務滋長善去惡則務絕根本爾句意亦古語喻爾衆士紂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之世讎也迪蹈也果成也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也果成也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也果成也殲滅汝

別必列反　逖他歷反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勞去声　長上声　傳同　治平声　下同　從去声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二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羌驅羊反髳莫侯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

比毗至反　楯竪尹反　牝婢忍反　索昔各反　孽魚列反　長上声

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

傳好並去声　樂音洛　離去声　背音佩

以姦宄于商邑

婦房缶反○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

刺七賜反

將去声降胡江反

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胡官反。貔。頻脂反。○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見音現

華胡化反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一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

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

邰音台
父音甫

大音泰

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于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于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誥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之也。正。郎湯誓不敢不正之

傳去声
無傳如字

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畧謀畧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絶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下征伐商之下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盛平声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篚厥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

相去声戊音茂　陳直刃反　漂紕招反

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散先諫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

ヨア音與　去上声　賑音振　賙音周　復扶又反

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吊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

治去声

長上声

夫音扶

復扶又反

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屬音燭

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畧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勑之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喪去声

上爲如字下爲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詞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

去声

而絶。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職日反。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陻。音因。汩。音骨。斁。音妬。○乃言者。重其答也。陻。塞。汩。亂。陳。列。畀。與。洪。大。範。

治平声

別必列反

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應去声　省悉井反

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行參五事以平天五紀者天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人之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之以福極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之以極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行疑驗之以三德之所以稽疑驗之以庶徵之所以省驗之以福極之所以勸懲之以福極之所以勸懲之以福極之所以勸懲

哲之列反

見音現

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睿俞芮反○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

別必列反

比毗至反

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

好去声

操倉刀反

見音現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于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

行去声　好去声　仰去声

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禍。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庶民之至微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人之有能有爲使善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蓋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爲善。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

上上声　好惡並去声　蕩符朗反平蒲眠反　易去声

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皆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極也。會者。來而至也。此章益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

復音覆

叶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

長上声

燮悉協反

治平声

亢音抗

治去声

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强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

辟必益反

頗普禾反

之用。四ツ也。聖人撫ニ世酌ニ物。因ニ時制ニ宜。三德又用ニ陽以舒ニ之。陰以斂ニ之。挩ニ其兩端。用ニ其中ニ於民ニ所以納ニ天下ニ民俗ニ於皇極ニ者。蓋ニ如ニ此ノ

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ニ下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ニ上ニ也。曰惟辟者。戒ニ其ニ權ニ不ニ可ニ下ニ移ニ曰無有者。戒ニ其臣ニ不ニ可ニ上ニ僭ニ之ニ

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惕。不ニ公也。僻。不ニ平ニ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ニ上之權ニ。則大ニ夫必害ニ于而家ニ。諸ニ侯必凶ニ于而國ニ。有ニ位者。固ニ側ニ頗ニ僻ニ而不ニ安ニ其分ニ。小民者。亦僭ニ忒而踰ニ越其常ニ甚言ニ人臣僭ニ上之患ニ如ニ此ノ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ニ卜筮ニ稽。考也。有ニ所疑ニ。則卜筮以考ニ之ニ。龜曰ニ卜。著曰ニ筮ニ。著龜

古本絡繹下屬音燭傳去聲屯張倫反

者至ニ公無ニ私。故能ニ紹ニ天之明ニ。卜筮者。亦必至ニ公無ニ私。而後能傳ニ著龜之意ニ。必擇ニ是人ニ而建ニ立之ニ。然後使ニ卜筮ニ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雨者。如ニ雨ニ。其兆爲ニ水。霽者。開霽。其兆爲ニ火。蒙者。交ニ錯有ニ相勝ニ之意ニ。其兆爲ニ土。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爲ニ木。克者。如ニ左傳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

應夫吉

烜火遠反

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序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按稽

澇郎到反

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此。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

幾音机　省悉并反

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

好去声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一。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

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

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獒。牛刀反○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

傳去声　盾徒本反　呼去声　屬音燭　解於賣反　易去声　璜音黃

中去声

好喪並去声

應去声

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于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于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者聖賢相授心法也。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入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

行去声

累力僞反

簣求位反

遺去声

屏卑正反

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縢。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篇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爲去声

植古置字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墠。上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

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

祼音灌　朝音潮　令平声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遘。居候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爲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勝平声　輸一作紓　應去声　任如林反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乃命

語去声

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先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有重其事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

重平声

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籥與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

覬覦音冀俞

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致辟之辟音闢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鴟處脂反鴞丁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

嬌反誚音肖　倡音唱　脅音挾

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穫。胡郭反。弁。皮變反。○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

監平声
相去声

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

爲去声
遺并並去声害音曷後並同
復音覆
造如字又七到

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告諭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反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已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他典反。疵。才支反。○腆。厚。誕。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

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敉音弭○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于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治平声

相去声

考圖功卬。五剛反。毖。音秘。○造。爲卬。我也。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

省悉井反

呼去声

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乎。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閟。音秘。○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

否都鄙反　易去声　多難之難去声　構居候反　菑莊持反

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閔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

爲去声　治平声

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養未詳

長上声

蘇氏曰。養。厮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

難去声

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爲迪知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其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爲亂臣。又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

人也。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斷都玩反下同

復音腹

與去声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

長上声

膰音煩

聞去声

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天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

夏亥雅反

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斁。音亦。○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魯實侯

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朕命 歎息之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之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冒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最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之乎。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鄉。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亦言衛叔封布茲與汲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見音現　行音杭　去上声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板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

易去声　與去声

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昌。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殪。壹討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聖。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

邶音佩　鄘音容　比毗至反　衣去声　又如字

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意邶鄘爲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攷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遹音聿　音述　○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祇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于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

處上声　識音志　行去声　胖蒲官反　分去声

好去声

惡去声

治平声

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姑還反。○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已。汝惟小子。乃服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王曰。嗚呼封。有

劓牛㓨反刵而志反

臬魚列反下章同

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

朝音潮令平声

爲去声斷音鍛下傳同

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

當去声　中去声　少去声

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狥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隋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朕固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暋。音閔。憝。徒懟反。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憝。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脅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弔。音的。○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

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說黠反○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于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

斷音鐲　省悉井反

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

爲去声

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

應平声　圻同畿　沫　少去声

甚。但既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沬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

當去声　令平声　喪行並去声

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爲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

賈音古　養去声　洗蘇典反　腆他典反

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

樂音洛

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

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
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
家云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耆則可
飲酒。本欲禁絶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
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耆。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二者。且爲
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輔佐也。徂往也。邦君御事小子也。大如此。此王曰封我聞惟
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言以文王忠心之教。其
臣之不
敢自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
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
經其德而不變。所以用人也。湯之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
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於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
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服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自御事而下。在內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外服。則有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

辟必益反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
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
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
經其德而不變。所以用人也。湯之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
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於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
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服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自御事而下。在內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外服。則有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

居者。亦皆不敢沉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祼魯果反

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盡。乞力反。狠。下墾反。罹。鄰知反。以商受荒腆於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於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祼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於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於上。故上天降喪於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喪。亦猶是爾。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乎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劼。丘八反。坫。與毓同。用力也。汝當用力於殷獻臣侯甸男衛。使之賢。

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矧。與況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以治

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爲戒謹殷之賢臣。與畿同不一酒于酒也。速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之臣。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

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丘八反。坫。與畿同劼。用力也。汝當用力

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太史。臣。可不謹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日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之曰。古之人曰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嘽庶。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迪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於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三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後言農宏父。

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厥或。猶言有人。佚。與逸同。縱也。有人告曰。群飲。汝勿縱。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予其殺。
予其殺。

又曰。我其發。惟聞。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我其發。惟聞。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厥或。猶言有人。佚。與逸同。縱也。有人告曰。群飲。汝勿縱。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又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予其殺。
予其殺。

又曰。我其發。惟聞。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我其發。惟聞。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佚音逸

過古禾反

蠲主玄反

哉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

治平声

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竟刑辟之用而篇屯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

屬音燭
監視之
監音鑒
啓監之
監古銜
反
强上声

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之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沉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强合者矣

間去声
來去声
痕止恥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

二音
監古銜反爲去声

辟毗亦反

目。漢律所謂癈也。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戕。此章文多未詳。王啓監。故武王以先主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之辟。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歸之曲直。使有所以遂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也。

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故武王以先主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之辟。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歸之曲直。使有所以遂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監。故武王以先主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之辟。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歸之曲直。使有所以遂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去上声

寄反。雘。屋鄂反○菑。災。音哉。畎。古犬反。塈。許既反。茨。疾資反。樸。普木反。斲。竹角反。雘。胡郭反。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丕享。

王。武王也。夾。音協○先王。文王也。

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秦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於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

先後並去声

讀音豆

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於先王也。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强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卽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書經卷四 終